



窗花、饺子和年

岭上过大年

□肖复兴

一年中各种节日，无疑过年最重要，自然也最讲究。在我家，最讲究的是年前的窗花和年三十晚上的饺子。为什么讲究，说不出深的道理，只是和其他过年的讲究比较，这两样必须自己动手。

以前，北京城里有专门用秫秸秆搭起的挺大的席棚，里面挂满各种春联、门神、年画，也有窗花，这自然是大买卖家；夹着布卷走街串巷卖杨柳青年画的，也必备剪纸窗花，这是小贩。他们卖的窗花，都是手工剪好的。如今市场上卖的窗花则大多是机制的。

在我家，窗花是自己剪的。小时候，我姐姐在家，她手巧，都是她剪出窗花，贴在窗玻璃上。至于饺子，不仅我家，很多人家现在还是坚持自己包，绝对不会买速冻饺子的。以前住四合院时，年三十的下午，各家剁菜做馅，菜刀剁在案板上的“砰砰”声，是过年最温馨的前奏。如今，即使住进楼房，走在楼道里，偶尔可以隐隐听到这样剁菜的声音，便知道各家在准备包饺子，年一步步走近了。

过年的一个“过”字，有了亲身参与，才有了真正过的感觉。

饺子的历史，在我国很悠久。1981年，在重庆忠县涂井沟发现的三国时期蜀汉墓群出土文物中，女性庖厨俑面前的俎上，有捏着花边的饺子。这大概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古老的饺子。

我一直很奇怪，饺子和包子都是面包着馅，为什么包子是圆形，而饺子是半月形？小时候，全家一起包饺子，我和弟弟凑热闹，一个擀皮，一个递皮，曾经问过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父亲。他答不上来。一直到六十多年过去，读到我的中学同学王仁兴写的《谷食中国》，才明白，饺子的半月形，缘于古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。我这才知道其所以然，便也觉得，如今包的饺子和古人包的饺子，在漫长年代不变的形式中，有着一样民族根性的脉数和情结。

小时候，我更愿意参与剪窗花，觉得比包饺子更好玩。买年画和门神，得要钱；写春联，得会写毛笔字。剪窗花，不要钱，不用写毛笔字，也不需要多高深的手艺，只要有张红纸，红纸也不用现买，只要我们手工课用剩下的电光纸即可。跟着姐姐一起，把纸对角折叠起来，叠几折，用剪刀随便一剪，即使剪不出姐姐那样喜鹊登枝之类的图案，也能剪出个花样来。将纸抖搂开来的那一瞬间，像是变戏法一样，大家都格外兴奋，即使看起来是“四不像”，但有红纸一衬，镂空的图案，被光打过来，闪闪发亮，也像是奇异的花开一般，透着几分喜兴，更何况，是自己亲手剪出来的呢。

窗花、窗花，这个名字起得真好，是即将到来的春天，盛开的所有花朵里都没有的一种花呢。窗花，和饺子一样，在我国也有很长的历史，早在南北朝就有，起码有着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。在新疆古墓中就出土过南北朝时期的、用麻纸剪出的窗花。我想，窗花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，经历这样漫长的时间，城市乡村很多人家都会剪窗花，它的简单易行、老少咸宜，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更何况，在民间，如我姐姐这样巧手剪窗花的能人有的。过年贴在窗上的窗花，可以说是比春

联和年画更为普遍甚至普及的一种过年迎春的方式。“窗花绽放迎新岁，喜气盈盈入梦来。”窗花，就这样留在我童年过年抹不掉的记忆里。

我的小孙子5岁半那年夏天，我到美国探亲，带他去美术馆参观题为“马蒂斯剪纸：‘爵士’”的展览。那是1942年马蒂斯73岁时的作品，充满童趣，很吸引孩子。回到家后，我拿出剪刀，对小孙子说：去，看看你爸爸那里有没有废杂志，爷爷教你剪纸！小孙子眨着眼睛，好奇地问我：你会剪纸？像马蒂斯一样的剪纸？我信心满满地对他说：对，比马蒂斯还要好看好玩的剪纸！

我和小孙子一起剪纸，依然是小时候那样，把纸叠几层，拿着剪刀就不管不顾，从中间往外开始转着圈地乱剪，别说，也能囫圇个儿成型，孩子挺乐呵的，我也挺乐呵。好多天，我们都是这样胡乱地剪，好多天都是一地彩色纸屑。

我回到北京后，和孩子的联系靠视频，常常从视频中看到孩子新剪出的花样，比最开始剪的进步很大。新年的时候，他还剪了不少剪纸，送给班上每一个同学，作为新年礼物。去年春节之前，我想起了小孙子的剪纸，可以作为窗花，贴在窗户上，迎接春节。视频时，我对小孙子说：快过年了，你给爷爷奶奶剪个窗花吧，过年时我们好贴在窗玻璃上。

春节前，孩子把剪好的窗花寄来了，是四朵红红的窗花，虽然依旧又抽象又变形，看不来是什么样子，但都挺好看，挺有意思。我和老伴把这四朵窗花贴在阳台的窗玻璃上，大年初一，明亮的阳光一照，红艳艳的，分外醒目，很带喜气儿。

孩子也和我们一起过年了。

□李晓

腊月里的广州城，喜气洋洋的灯海中，何大哥与妻子启程，夫妻俩轮流开车，赶回老家过年。老家，是一个叫普子岭的山村。导航亮着：终点，普子岭，高速里程1316公里，驾车到达目的地大约需要17小时。一串冰冷的数字，一段滚烫的归程。在航拍的镜头下，春节前大地上汇成车流星河，何大哥的车辆，是那其中的一点微光，漂在光的河流里，那是归心似箭的旅程。

此刻的普子岭，一场漫天大雪飘飘洒洒，游子的思念，从云层急切降落。普子岭的最高峰是沙坪峰，海拔1762米。沙坪峰上，矗立着数十座大风车，白色桨叶在呼啸的朔风里匀速而庄严地转动着，如巨人舒展的羽翼。风搅起地上的雪沫，又被桨叶扇动，云天之下的大雪被扬成一片片闪着微光的花瓣，纷纷扬扬，弥漫天际。

傍晚时分，积雪闪着银光，何大哥的车加上防滑链，继续沿盘山公路缓缓行驶。在这迷蒙而磅礴的雪舞中，何大哥不禁屏住了呼吸。此刻，他不再是那个管理着几百名员工的公司老总，雪光中，他变成了当年那个在雪地里打滚儿、对着山谷大喊的普子岭少年。那年春节，普子岭上也是一场大雪从天而降，13岁的少年小何在雪地里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，母亲呼喊着他的乳名：“顺娃子，回家吃团年饭！”那年的团年饭很简单，一钵腊猪头肉炒豆腐，一钵萝卜汤，一碗喜沙肉。为了这顿团年饭，顺娃子可是盼了一年。

普子岭的轮廓，在这样的天光里，从记忆的版图上愈发深刻凸现，凛然而亲切。两旁的森森古松老柏，枝丫上积着蓬松的雪团，如披挂了千年的银甲，静穆如仪仗，等着归乡的游子检阅。

车经过沙坪峰，一方雪地上，有一行雪中大字：“欢迎您回家过年！”这是乡里干部小蒲写下的。何大哥心里一热。春节前，他在广州收到一份盖着乡里红戳的邀请函，措辞恳切，诚意满满，邀请他们这些在外创业发展人士回乡叙乡情。此刻，雪地之上，这7个大字在山峰之上有了千钧重量，是期盼，也是托付，是故乡张开臂膀时胸腔里灼热的搏动。

何大哥家的老宅，在普子岭下的山坳里。老宅的钥匙还在，那是他母亲留下的，锁着山里人家的全部家当，也锁着一生的风霜岁月。母亲健在时，腰间总挂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。这一把，是开房门的；那一把，是开檀木箱子的。

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一股熟悉的气味又扑面而来。拧亮灯，老屋光影里似有金龙的鳞片在扇动。何大哥打开檀木箱子，里面有一张父母年轻时的黑白合影，照片发黄，但留下了一抹人间记忆：父亲穿着蓝布衣裳，目光幽沉，母亲梳着两根长辫子，嘴角浮现隐隐笑意。檀木箱子里，还有一本用毛边纸订成的手册，纸页脆黄，上面是父亲清秀工整的毛笔小楷，记载着一部微缩的家族史：“吾族何氏，源出麻城，明末迁徙，辗转入川，落业普子岭……”辈分严格排序，用一首五言诗串联；后

代延续，一个个名字，出生、嫁娶，简略如史笔。何大哥抚过那些先人名讳，仿佛触到一条隐秘而温热的河流。这河流在普子岭默默流淌，流过一年又一年，流过无数生老病死，终于通过这脆薄的纸页，将一股无形的暖流注入何大哥的血脉。此刻，重返家乡，何大哥是这河流里最新的一朵浪花，再次奔赴源头。

何大哥在堂兄家里吃了一顿团圆饭。屋子中央，吊着山里的老式鼎罐，底下柴火正旺，罐里咕嘟咕嘟炖着腊猪蹄、风萝卜与干豆角，醇厚的肉香混着松柴的烟气充盈整个房屋。食物，打通了游子归家的捷径，也抚慰着嗷嗷待哺的心肠。吃罢饭，院坝里升起硕大的树疙瘩火，烧得噼啪作响，火星子四溅，俨如火中星辰。火光映红亲人、乡人们的脸庞，哪怕脸上密布着岁月痕迹，但团聚的喜气足以填平沟壑。乡人们说起岭上新修的公路，说起乡里引进的药材公司，说起山地上种植的黄精与天麻。一座山的脉动，牵动着乡人心中。

赶来聊家常的，还有何大哥的发小老郭。老郭在普子岭下种了一大片李子园、葡萄园，同时，他也在从事一项“甜蜜的事业”。每天，老郭望着那些蜜蜂在果园、菜园里进进出出，它们薄翼如舟，穿梭在群山的花枝中。最让老郭享受的片刻，还是他摇出蜂蜜时，金黄浓稠的蜂蜜一滴一滴流下来，在通透的阳光下有些晃眼，他忍不住深呼吸，好香！如今，老郭还想把这项“甜蜜的产业”做大，他要让蜜蜂的百万大军飞舞于普子岭的山谷沟壑之中，千万朵花高擎起欢迎的“酒杯”，普子岭就迎来了香气四溢的日子，父老乡亲们安逸的日子。

何大哥还去山里走了几门老亲戚。这普子岭，岭上岭下的亲戚，如山里盘根错节的植物，一串起来，家家户户几乎都是亲戚，延续着山里人的淳朴厚道。何大哥去拜望山里的一门亲戚，那天正是亲戚家的老寿星90岁生日，亲戚家简单办了几桌酒宴，儿孙们挨个儿上前给老寿星磕头祝寿。鱼鳞般起伏的青瓦房顶上，烟囱的青烟袅袅上升，感觉都飘到云层里去了。一个乡间大厨戴着口罩，在院坝搭起的灶台边，挥动大铲在铁锅里麻利地翻炒着，做的都是最地道的乡下土菜。客人们吃饭时，寿星老太太一个人坐在院坝的核桃树下，用一把小勺子，吃着儿孙们送上的生日蛋糕。何大哥见她用舌头小心舔着嘴角的蛋糕屑，满脸皱纹密布，眼角低垂沉思，似在缓缓回忆在普子岭的悠悠岁月。18岁那年，老太太嫁到普子岭，而后生儿育女，家族的大树华盖擎天，开枝散叶。

何大哥在那棵需儿孙几人合抱的老黄葛树下摆了儿桌简单的团年宴，请乡邻们聚一聚。掌勺的是乡里有名的谢厨子，用的是最地道的山里食材：风干的洋芋片炖腊肉，溪水里捕来的小鱼裹了面粉炸得金黄，新挖的冬笋配着自家熏的腊肉，一大盆鼎罐煨的“合菜”热气腾腾。乡邻们说说笑笑，大碗喝酒，相互夹菜，相约来年再聚。黄葛树的遒劲枝干伸向天空，仍透着沉郁绿意，它老老实实守护着村庄岁月，也翘首等待游子归来。

